

金史

卷一百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55)	
函號	別	10 1



金史卷一百

列傳第三十八

淺草文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孟鑄

宗端脩

完顏間山

路鐸

完顏伯嘉

木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屬戶部員外郎李獻可乞乞顏掃合太府丞徒單釋宮籍監丞

張庸右警巡使袞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戶部主事郭蛻
應奉翰林文字移刺益中都鹽鐵判官趙嵩尚書省令
史劉昂及鑄十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
合磁州刺史繹秘書丞庸中都右警巡使袞彰國軍節
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蛻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
翰林脩撰嵩都水丞昂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
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
天爲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
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
小官至於巨室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
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
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萊法擇地形稍下處
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
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過惡其文略曰
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
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
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
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僚擅
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東
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

天子在上豈容有政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
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
賀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
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
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
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叅知政事賈鉉奏
乞差監察時卽別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竝令按
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
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
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

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
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令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
亦當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爲御史
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
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
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旣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
諸子皆加山爲崇改宗氏爲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
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
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脩舉詔以端脩及范

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
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
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
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
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
不以實劄一官暮年後叙章宗知端脩不爲衆所容釋
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于香閣上謂
端脩曰汝前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
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爲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
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

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
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別出情見不當
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卒
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
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
政端脩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
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間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
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
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

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人爲工部尚書貞祐三年
知京北府事充行省叅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
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閭山權元帥右都監叅議諸軍
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閭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
十五里殺三百餘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
于步落埒遷官一階三年召爲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
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
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陀
蒲胡上門暴刻以閭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

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 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
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
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 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
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 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
安仁繼之賜對御閣詔尚書省 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
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旣已知之其忍
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
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
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
旣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左丞烏林答愿叅

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
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
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
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尙書張暉御史中
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脩撰完顏撒剌諫
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
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尙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
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郝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
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上意
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

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覲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
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尙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
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
短耳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
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旣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
此言泄則臣齏粉矣上曰宰相安能齏粉人至是章宗
竝以此言告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
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爲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
貞并忌鐸輩鐸輩雖嘗爲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
防守貞以爲掇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

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竝指以爲黨上乃出守
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
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
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
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
鐸右者叅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無不言然亦多不
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間有出朕意表者乃
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尙書董師中出爲陝西西路轉運
使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戶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
卽出爲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守貞公

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爲翰林脩撰同
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尙書張暉大理卿麻安上及
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
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
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
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
國黨聞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叅知政事楊伯通引用
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
知除武郁承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涉妄冒大夫張
暉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暉伯通

待罪于家買鉉奏近詔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暉暉言路
鐸嘗稟會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暉以爲彈劾大臣須
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
除授皆宰執公議奏稟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
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如故頃之遷侍御史主奏
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
仲達意于大夫張暉及鐸暉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
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脩款伏乃云祇
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旣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
仲杖七十替罷暉鐸坐奏事不實暉追一官鐸兩官皆

解職頃之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
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問有憎嫌何以得進詔
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卽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
闕刺史尙書省已奏郭岐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史
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曰路鐸十二訓
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
以糾彈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
儉推官愛刺宴飲奪一官解職泰和六年召爲翰林侍
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
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尙奇詩篇溫

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鈎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媿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竇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涼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

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鴨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詔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略

者克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曰前代皆賜國
 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是月
 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
 同知太原府幹勒合打為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
 月幹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
 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為侵掠遣授大原治中權堅州刺
 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
 糧運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
 臣復為言伯嘉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
 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

反為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
 邇請勅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
 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
 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
 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筆楚
 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合打奏實伯嘉
 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以土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
 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
 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嘉肅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
 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中代北扼大和嶺今聞諸

盜悉無琢兵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尙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一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國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

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棗栗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陝州次沔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婢三人僦民舍居

止合喜毋徒單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其髮拘之佛寺
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奏乞就詰
紇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
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里不孫
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
効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其
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
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
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
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旣不得援袍鼓以死敵

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
爲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
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
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丞
言是業已赦之矣阿里不孫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
提控捕蝗許決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
之象陽之精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寬
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
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
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

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部郎中抹撚胡魯刺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刺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脩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人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叅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

臣鴛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
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
以周衆獨特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
調者有司往往駮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旣與而復奪之
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僞者卽準用之
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
乞賜招撫若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
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
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
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

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
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
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
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
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
劾伯嘉違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
訛里刺不法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
縣令獨吉鼎朮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
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
學士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

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遷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閹德用克本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姦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珪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

誅范鐸

木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新懸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爲橋西提控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逾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悞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簣土不能塞河決

有以也夫完顏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
言之難也如是哉木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燦避章宗嫌名改焉大
定二十五年進士調葭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
使煒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部民間元翬縉紳薄之累
官戶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
公奏此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內小人
宜在外章宗問孰爲小人萬公對曰戶部員外郎張煒
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
奸奔走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

外除煒出爲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
使事是時大築界牆被行戶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
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
細碎不敢盡上詔尙書省曰張煒通曉人也朕不敢縷
詰卿等詳問之母爲虛文充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歛
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
姦人往往投牒妄指產業疏隣保姓名煒信之多與之
錢已而亡去卽逮繫隣保使之代償一路爲之疲敝以
故舊氈罽繪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
戶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崇浩

奏張煒長於恢辦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
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
提控有應奏者許煒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
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
儲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人之短汝朕皆知之
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
簽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戶籍
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
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
敗軍士猶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戶部侍郎

貞祐初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
糧詔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送通州積粟
軍敗死焉平章政事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
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胥
鼎前路排頓及脩南京宮闕無何坐事降孟州防禦使
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煒有才旣察其
無實遂不復用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陰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
劇遷奉聖州錄事察廉遷內黃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
妃李氏以阜幣易紅輅竑獨拒不肯易元妃奏之章宗

大喜遣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轉
儀鸞局少府少監改戶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
王永功判中山竝以平傳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
安撫使徙同知大名府設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
北西路按察轉運使錄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
卒

李復亨字仲脩滎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
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途旅有盜殺馬
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途旅商人過客同
邑人囊中盛佩刀謂之曰乃蟻馬血火煨之則刃青其

入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
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通過之至一人前牛忽
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戶
籍判官轉河東北度支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
歷官遷解鹽副使歷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
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進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
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
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南鄙故籍邊郡民爲軍
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
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效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擢之是

歲七月置京東京西
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
須科差及鹽鐵酒榷
等事戶部侍郎張師魯攝東路治
歸德戶部侍郎完顏
麻斤出攝南路治許州復亨攝西
路治中京實河南府
三司使侯鞏總之復亨奏民間銷
毀農具以供軍器臣
竊以爲未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
南皆產鐵募工置冶
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
賣鹽官以佐軍用乞
禁立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陽
武解鹽河北食滄濱
鹽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
以勸農有勞遷兵部
尚書再閱月轉吏部尚書權叅知
政事四年三月真拜
叅知政事兼脩國史七月河南雨

水害稼復亨爲宣慰
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
郡縣凡官吏貪汙不
治者得廢罷推治復亨奏乞禁宣
慰司官吏不得與州
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
又奏曰詔書令臣民
間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
役最甚使者求索百
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
之由可依舊設回馬
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
均賦於民又奏河南
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
被災及沿邊郡縣租
稅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
資蓄積之用詔有司
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
宜稻今因久雨乃更
滋茂田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

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
不急科役卽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言爲然乞付
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糧草復亨奏河渡
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詔戶部從長
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驟至通顯既
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三月廷試進士
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尚書
趙秉文翰林侍制崔福歸德治中時戢應奉翰林文字
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
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尚書致仕復亨罷爲安
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
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
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
藏君子頗有取焉

金史卷一百終

金史卷一百一

列傳之三十九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承暉

本名福興

抹然

僕散端

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字木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刺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卷一百一

一

視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
孫選克侍正章宗卽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
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
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
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
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
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
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
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
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
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駭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
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
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
況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
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
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
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
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卽杖豪民而遣之謂其
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承
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

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卽也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
行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在旨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
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心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
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去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
萬人刑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
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
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
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
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
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卽位召爲御史大夫
拜叅知政事駙馬都尉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于政事
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拜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
叅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
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卽
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紇石烈執中伏
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承暉
出議和事宜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徙封定國
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久
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已乃
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

師滿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叅知政事大名行省字木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礮寫奏曰七斤旣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衍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旣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戶部侍郎侯繫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

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昇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

忠肅詔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
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
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
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
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
臺舉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脩
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
州上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
書省議止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

私造法從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
常平粟詐稱宣差和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
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完顏克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
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
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
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
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
中都詔盡忠爲左副元帥兼缺留守以保全西京功
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段絹二百疋未幾
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丞詔曰卿總領

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嗣祚念爾重
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進
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左丞如
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帥盡
忠復爲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脩國史左副
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亂軍盡忠不察殺亂軍數
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
約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
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
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

議于尚書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
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
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
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
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
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
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
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
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
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流恐或不

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
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
卽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
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
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
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
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
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
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
使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
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
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
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
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
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
陰秉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
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
至于仁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疎已高琪間
之其兄吾里也爲許州監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吾
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頗疎我此高琪所爲也若

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
九月尚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盡
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豕多彼棄中都凡祖宗御容
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
司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事親孝
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
史尚廐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卽位轉左衛章宗朝隆
慶宮護衛花狗邀駕陳言端叔父胡覩預弑海陵端不
宜在侍衛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

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
西統軍使復召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
端射鹿誤入圍杖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
年拜尚書左丞泰和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
者左丞相崇浩叅知政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
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
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
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
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南京詔端行省主留
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

其書朝議諸道兵旣進疑宋以計緩師詔端遣拱還宋
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阿魯不嫁爲
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
或以爲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
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
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
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
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
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
其端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

將來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
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章
宗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卽位
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卽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大醫副使儀師
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
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
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
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
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

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明年中都失守
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項之爲御史大夫無何
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
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
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待行賜契紙勘同曰
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遙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狗
兒卽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激遣
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茂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章
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注
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
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癯老
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讒構不果行宣宗聞
之許自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
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
州宣撫副使永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
行省緩急可使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
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爲元
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
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令承裔以
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

齊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計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諡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納坦出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蓋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

吏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七筋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脩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

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爲副使宣宗卽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旣而僕散端二表皆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遷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卽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旅必練習者木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瓜頭抹撚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脩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木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嶠函蜀之劔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

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
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
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卽除
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
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
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
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
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侍制因獻十策其大槩謂居中
主以鎮四方委親賢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
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
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
行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爲御前經歷
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
聞宣宗次真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
事無何召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
在于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
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
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
人人自勵爲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
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龕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

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
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
難得爲貴比來醜於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
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
向以微勞旣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
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
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
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
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
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
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上
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丞暉遣人以礮寫奏告急詔元
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
滄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
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
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
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
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李朮魯德裕本名蒲刺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
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

脩北邊濠塹立堡寨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刺潘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克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庄出唐都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襄陽頃之完顏庄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

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遜去遂克隨
州於是宋郟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
陽元帥庄表薦慶壽謀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
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
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
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
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
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
藥衛紹王卽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
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

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
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
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
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
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
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
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
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
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
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

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賚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壕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贊曰承暉守中都朞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旣遷汴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孛朮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金史卷一百二

列傳第四十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尚韓國公
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為符寶祗
候復為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

蠻猛安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
轉符寶郎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
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
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
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
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
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
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
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
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
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
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叅
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山所以備間道
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
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
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
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
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
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
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

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
完顏訛論爲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
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
數萬獲器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
河安貞令留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
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
于城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
半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
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
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
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
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
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西諸縣宣差伯德玩
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皆潰去安兒嘗遣
梁居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克浮海赴遼東構留哥
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除楊安兒耿
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劃二祖張汝楫李思
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重並與
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二月
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壩赦至宣

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卽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鉅嶋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堦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堦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溫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白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竝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二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于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衲襖以相識

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槩皆李全國用
安時壽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
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
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
副元帥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急壽泗行
元帥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
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刺衝
擊敗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
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刺進一
階久之安貞燕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刺功第一臣之
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
凡行省行院帥府叅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
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姦佞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
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
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
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
黃統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
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
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
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

援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平章政事英玉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籍世姻寔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敝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廼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鸞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卽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

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讎豫冀全身而納
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
貞愛護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
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
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
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刺都大
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因而欺隱李覺特立當死蒲刺
都銀朮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
等蒲刺都銀朮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在
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
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城圍琢請由間道
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軍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
度使事經畧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
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
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
興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
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
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
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爲管押者卽以魏用

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
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効以用弄兵死禍遽爾
任用恐開侍門詔從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
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
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
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
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
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遣沈思
忠宮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克軍者萬五
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爲將詔加思忠順
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宮楫副之頃之西山
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
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
中多女直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
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濟州防禦
使屯濟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衛濟州貞祐三年十一
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
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
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
詔盡徙屯陝琢復奏臣幸徙安地然濟乃河北要郡今

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濟不可守
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逮鞠問宣宗不
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
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
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
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克國諸葛亮是也古
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
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
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
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兼
井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
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
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
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
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官差便宜招撫使李
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
州經畧使木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僞鄒元帥于小垆獲
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僞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
日復破之于朱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
及海島間是月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

據棣州襲濱州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
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
百級生擒僞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
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
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
率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
視山東山堦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
其罪詔遣官鞠玩會赦而止旣而昌樂縣令木虎桓都
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石家奴壽光縣
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

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堦王公喜構宋兵
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去
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爲同
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哥
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侯摯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
可旣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堦琢
奏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
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爲沂州總領
琢奏濰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
軍却李全保濰州六哥破灰山堦沂境以安守兗州觀

察判官梁昱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
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
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
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
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升一等克沂州宣差都提控梁
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
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克
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
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分
兵討之林旣得兵伺琢出卽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入
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
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
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
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克護衛轉十人長從
丞相襄成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鈴轄
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
攻襄陽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
復八年除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爲武
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

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戶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
得免遷右副都點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
監軍扞禦遼東請自募二萬人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
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
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
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
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
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竊譏之衛紹王怒甚顧謂
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右司論以奏對無人
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爲雲內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
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
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定武軍節
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
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兵日
增軍無鬪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
恤之見聞習熟相勸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
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
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卽須赴
救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
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

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
扼潼關以自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
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
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閩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
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
宗頗采用其言太名軍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
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
論克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置移文問之克州曰近日
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蕩榷場幾一年
矣今旣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以十萬計對
天米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時弼奏其事宰臣
以克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之亦可宣宗曰
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
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勤子
瑁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
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
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有保盡招之弼奏方今
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
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遷
授濰州刺史汝楫遷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

弼薦邦佐汝楫攻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族歸
田里詔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
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
加宣武將軍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
佐密告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
楫并其黨與手詔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
光末累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
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
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
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千別爲一軍立功者全戶

爲良必將爭先効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
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
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難居河南者
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
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
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
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
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
餘皆不允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
宣宗賜詔獎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臍詔

奏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善讀書閱暇
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陀蒲胡士門
卷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丹邑之
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
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
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
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
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
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

渡河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
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
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
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木羅等
家奴不在赦原提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曾賜
恩宥宣宗卽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
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叅知政事行尚
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沒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
功復用綱遣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沒烈復
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

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
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
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
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灤清河縣澗
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
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
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
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
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
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
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
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
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
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
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
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
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
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
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
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

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顥泣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貫死自効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卽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卽據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幹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侗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侗宰

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卽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卽爲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

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
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
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
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擱兀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
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
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絃石烈胡失門以下皆
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
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侍制抹
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
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
心爲主蒙古綱旣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
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
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
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
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
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
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
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
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
姓離散鎮防軍遽徵逋課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

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
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
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
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
勇敢收復山東初礪山首領數人以減罷懷忿怨誘脅
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
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
礪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間
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
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
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
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夏管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
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
德寧陵備之矣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
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礪山
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
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
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
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
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

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千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俊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勅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陞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李木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

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閱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與屯喜哥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招擇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

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

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沔池右副元帥蒲察阿
里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
臥沔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
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叅知
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
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爲將旣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
與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
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因
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
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略夏釁南挑宋兵宣宗
道謀是用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子子以爲強旣而
潼關破毀峭澗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
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
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交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
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金史卷一百二終

金史卷一百三

列傳第四十一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震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刺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丹

納蘭胡魯刺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强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宣撫使八月進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黃河之側或陝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策當詣闕面陳詔曰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

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悉朕心卿求入覲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俟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霆等積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鞶囊等皆爲名將功名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從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陞職一等

未幾仲元遷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盧氏攻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號潼關實相連屬卿思爲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號復至高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摧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敝其大槩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爲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爲要害乃由小嶺紫荆遶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興定元年復爲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鄰領騎遶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獎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旣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竝閑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爲勸農使五年爲鎮

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
蓋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
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
有奇功者卽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顏蓋
蝦蟆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
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
洮委必刺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
褒諭正大間爲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沈
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鄰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
兵阿鄰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卽位遷通
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鄰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
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
以國姓阿鄰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蓋天澤不相能詔
阿鄰當與天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改泰
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
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鄰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
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
隣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
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隣所部黃鶴袖軍駐

魚臺者桀鷲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詔阿隣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阿隣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隣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項在軍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機密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章守興平縣祭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

一家今爲兩族完顏阿隣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隣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借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隣節制阿隣亦不欲分之因以爲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做効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爲然加遥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隣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欲令阿隣駐軍商號拒東向之路

阿隣上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
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
互相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
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隣赴難不回固善矣
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併以虢州兵五千付
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興定元年遷元帥右
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筠守阜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
據山之鎮阿隣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
宋兵縱火而出阿隣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
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

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死者
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石
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
精麥方滋阿隣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隣
戰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
施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
集離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
與弟雲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
義軍都統劉璋說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

寶坻令陞都提控遙授同知通州軍州事中都食盡遣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賈船通餉道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遙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寔輩忠勇絕人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楸而江將兵圍觀州寔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楸得其書果疑孫江與寔有謀召江還殺之寔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遙授同知益都府事知宣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兗土寇蠡起東平行省侯摯遣寔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寔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二萬駐朐山寔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寔作港中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贊率死士由暗橋登山寔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

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
爲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逾戰駐兵城外夜半宋
人乘虛踰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刺率兵視戰都
統溫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
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
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
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爲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
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
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變宣宗以爲然十月霆以
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
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立將突門族人本姓包氏襲
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克緋翮翹軍千戶取床川寨
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
州統軍使署征行萬戶陞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
登陷陣賞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克安定
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詔錄前後功遙授同知隴
州防禦事世襲本族都巡檢二年賜今姓攻蘭州程陳
僧爲先鋒都統夏人圍臨洮扼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
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長壽應募賊二人擒一人問得臨

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宣武將軍遙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捕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陞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州規措官頃之遙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卽度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四千於荔川寨卽趨宕昌縣破宋兵二千千人斜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洲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爲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遙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陞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卽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旣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

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効未幾夏人復
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
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
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
却之斬首三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
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
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爲武清縣巡檢完顏斡住本姓李
氏爲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爲都統斡住副之成直沽
寨貞祐二年紂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

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
麾衆執永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
將軍遙授德州防禦使斡住鎮國上將軍遙授同知河
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
體遷授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
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隣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
祿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
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
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寔完顏佐皆賜

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溫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克護衛十人
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
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
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爲左
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內附進爵二
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
管內與有勞焉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
頃之諸道進兵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
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
攻秦州仲溫率兵敗之尋克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
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克習騎累擢近侍局
直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受沁南軍節度使交
王永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爲蒲速碗羣牧
副使改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爲左衛副將軍順州刺
史累遷武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爲山東路兵馬都統副
使兼副統軍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馬都統
官仍以節度兼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
副統軍歷知河南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

兼河東北路安撫使二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
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奉
勅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
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
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攻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
副元帥庄爲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
副都指揮使大安二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
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
都監時都城被圍道阻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
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
軍圖再舉衆旣憚于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
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
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
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紉詳穩召
爲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爲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
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
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爲元帥左都監救西
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殲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
上京兵馬使宣宗卽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

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爲元帥右
都監行元帥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
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
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
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勝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
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併力備禦機會
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衆尙懲前過以圖
後功三年正月襄爲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所害未
幾習烈復爲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泰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
徙安國軍移乂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內馬虧直
奪官一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
臨洮府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鎮武軍節度備禦有
功遷一官初置東西兩路經略司就克西面經略使上言
管內太和嶺諸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
萬二千戍真定餘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
百人以往今見兵不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
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
東取軍馬大數竝稱非臣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

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州有警急約爲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入爲簽樞密院事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尙書興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官補尙書省令史歷臨潢婆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侍制爲宿州提控與山東官撫完顏弼攻大沫摠賊衆千餘逾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爲生口當死特詔決杖八十徙洛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進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爲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遷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木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遙領緱緱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楂岡村縱輕騎

鈇掠焚毀積聚獲宋謀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賞征南功陞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克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木可謀克泰和伐宋克行軍萬戶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鷓子嶺遂克安豐軍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乂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克合扎萬戶遷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節度副使遷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徙東路宣撫使都統敗移刺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驃騎衛上將軍遷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爲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

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怕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
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
雲驛都統奧屯馬和尚擊之都統夾谷合打破其衆數
千于三义里五月都統溫迪罕福壽攻萬奴之衆于大
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千人出宜風及
易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幹都麻渾賓
哥出臺答愛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隣十一猛安
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貞祐四年桓
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宜宗嘉其功桓端遷遼海軍
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宜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溫甲海世
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靄遷顯德軍節度使
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脩起居注裝滿按帶遷兩階
陞二等王汝弼遷四階陞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
宣撫承制遷賞是歲攻邳州刺史克徐州界都提控紅
襖賊數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薄其
衆走保比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攻萬圍沂
州同知防禦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
撒合還入沂州與桓端內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
樞密副使僕散安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
有計畫曉習軍事撒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

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
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提控屯陳州興定元年自新
息渡淮伐宋破沙度店至定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
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
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破其山寨水堡
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
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行元帥府于息
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盞女魯歡剛愎自用詔桓端以本
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宋人與李
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端與朝

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疾病
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患
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勅有司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泰申必刺猛安人明昌
五年進士調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
令史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脩撰充元
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
坐不諫正決杖五十大安初改戶部員外郎鈞州刺史
執中行樞密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
祐初累遷國子祭酒歷越王濮王傳改同知平陽府事

兼本路宣撫副使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
陝西路宣撫副使遷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
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
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廐
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
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
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協是時蒲鮮萬
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強助糧八萬石上
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五斤留江山守
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刺都改

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撫使海奴
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里不孫
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據廣
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伯
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內猜忌不協蒲
察移刺都嘗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
狗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旣而胡
土率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
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鬻遙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
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

夾谷愛荅左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獎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雷進一階愛荅獨魯郭澍遷官陞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爲用之未盡云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書年二十四襲父速頻路易懶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節度副使收底刺以詳穩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爲先鋒萬戶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副元帥完顏庄副統號平南盪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之六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庄圍德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竝城作甬道立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時暑還屯鄧州兵罷進官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刺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哥兵強牒取所部騎

兵二千又召泰州軍三千及戶口遷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克召鐵哥赴上京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代承克爲宣撫使撫前不發軍罪下獄被害諡勇毅

納蘭胡魯刺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卽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者使還襄稱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脩撰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有文采遷同知

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藉爲囊橐累政莫敢問胡魯刺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爲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絳州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

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
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
校焉

大夫

金史卷一百三終

金史卷一百四

列傳第四十二

元開府儀衛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都總裁脫脫修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合答與

郭俱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刺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幹勒合打

蒲察移刺都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金史卷一百四

列傳

二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宮教鄜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閱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脩撰兼脩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舉謀嘉才行志在庄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城圍食且盡胥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

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惠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爲翰林侍

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脩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
潘王府文學尚書省奏議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
法折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
訪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爲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爲
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爲大理寺丞尚書
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員呈請左司
都事李炳乘醉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卽是安用許爲
命左右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已詈諸令
史爲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箠罵汝進

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
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
白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攬昂衣欲加杖當決三
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宰臣對曰李炳疾惡衆
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
歷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
禦使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
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
教授生徒恒數百人服除爲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

召爲國史院編脩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
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掘塞行
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
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爲時病乞竝河隄廣樹榆柳數年
之後隄岸旣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
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
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否仍赴
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稍滯有司皆坐失誤軍
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爲耀州刺
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傳兼翰林直學

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
備待迎宣宗至新城勅霖南迎諸妃旣至賜錢千貫遷
官三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霖請城宜村
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爲兵部尚書知六興府事
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尋改中都
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棄中都
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
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羣屍中以免贈翰林學
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 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

簿丁母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
興令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決河改
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
門者號冷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度支判官上
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也嘗殺驛使大
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頰
路讞而出之旣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
運使事置行樞密院于鎮寧克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
收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
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

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
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早詔審錄中都路冤獄
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
得泊於途旅以防吏姦人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
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官爲行六部侍
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坐免官詔以奎
爲宣差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烏林荅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刺猛安人克奉職
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
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

祐二年知東平府事權宜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
爲兵部尚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權錢穀糾彈非違此
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
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
糧芻給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
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曰交曹濮濟諸郡皆可
屯重兵勅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
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竝的決
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
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鄜州防禦使尋召爲拱衛直都
指揮使復爲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郭傑字伯有潭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
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
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
供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檄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
抹撚居中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
架閣管勾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溫迪罕思敬皆才
幹可用詔各陞一等遷除俱平陽府治中張檄國子博
士王質昭義軍節度副使抹撚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
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

軍節度副使溫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俱
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秘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
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
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
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克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
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按察轉運使改中
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路按察轉運使
貞祐三年罷按察使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
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

厚寡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搜閱一日易達貌小謂之曰汝
欲求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異之明
昌五年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
丞相襄辟行省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
京警巡使居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給事行尚書省
大安初遷德興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
職護送衛士妻子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
集遷一官轉戶部員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大
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
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向暑土馬不利宜俟秋涼無

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之地移刺都不能守走還南京
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
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
委諸疎外非計也宣宗曰一子非所愛但幼不更事詎
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重係于宰相邇來每令權
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今豈
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先試其稱
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爲誰對曰陝西統軍使
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能
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惡其

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叅議官二年召爲戶部侍郎改
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尋遷
河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簽樞密院行
院許州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達上疏曰毫
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爲州且今調發數倍
于舊乞量爲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
司方憂兵食達謾聞二縣無王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
斛卽具奏朝廷大駭詔戶部尚書高夔佩虎符專治其
事所獲無幾夔生累抵罪達自念失奏因感愧發病尋
卒

王擴字克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
潤色律令文字遷懷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
官執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
同知德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
甚擴輒限數外給之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
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
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
詔詳讞寃獄是時凡鬪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
外斷獄皆以出罪爲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旣讞地下之
寃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定間曹望之爲

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戶部舊
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愚於戶
部而智於三司乎旣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
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
自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
人諉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旣奉詔安得顧故人哉
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
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槩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
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勞以主
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

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
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
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
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
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
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
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爲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
足用書奏不見省遷汴後召爲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
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
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

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
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
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
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
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
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員外郎張好禮往商號過
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死宣宗薄其責削
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爲遙授隴州防
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陝西東路轉
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擴博學多

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廕補吏部令史
轉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
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
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
自効既跡得其所率衆人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
吞抵罪徙橫海軍轉同知遼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
按察事興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
邊防不治及擾動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宣差提
控嚴勒禁治詔尚書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
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
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
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
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
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
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
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鞏王傅兼吏部郎
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澤王百
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搆而罪之詔除福僧壽州
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歲按察

司罷仍老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
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刺都戶部尚
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
學士完顏孛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
沁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溫泰定軍
節度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然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
吉賜食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
招徠紮人選擇紮人舊有宿望雄辯者諭以恩信彼若
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
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

宋人講和之端撫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
東殘破羣盜滿野官兵旣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
餉假以官爵爲患愈大當選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
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爲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
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
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
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爲便書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
年卒

賚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
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

感羣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與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
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
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
侍制權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
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
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
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
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
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

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
復爲沁南軍入爲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
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
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
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
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
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爲已功左諫議大夫
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使當絕
食不得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
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處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

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與屯
忠孝平生矯偽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
物恣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
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
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
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
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
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卽位當以禮進退大臣
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
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覩然不聽頃之罷爲

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諡

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淑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
文字太學博士累遷琢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被
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
忠奏曰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爲先後按
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
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主宗
望婁室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間列可也思忠論

多矯飾不盡錄錄其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
同脩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
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
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千不得爲小寇但當選擇
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可者上以爲然項之遷
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脩國史如故
再閱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
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
議脩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
請廢衛紹王爲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位以私已乎宣宗不從項
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
攝太尉醉毆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秘書監兼同脩國
史頃之遷翰林學士同脩國史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
官累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
宋克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
州不待行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
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

之牙吾塔坐不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
知彰德府事五遷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
年兼大司農二年薨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
累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爲
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
父憂起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
檢院累遷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
紹王事語在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
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

往街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
爲不知兵寓薦于朝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
教閱進退跳擲大槩似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
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
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
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爲功賈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
俚語談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
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
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爲司天
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

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
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
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已脩政轉禍
爲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
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訂守信事復與
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
言爲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
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
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
潤移刺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爲亂

軍所殺

幹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克親軍調陰
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
功遷本縣令縣陞爲忠州合打克刺史州被兵久耕桑
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遙授同知太原府事
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遙授彰德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
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
顏伯嘉爭辨合打恐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已御史
臺廉得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
節度使數月召爲勸農使久之爲金安軍節度使興定

元年復爲勸農使歷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
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
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
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刺都東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刺
都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長調同知泰州防禦使事武
衛軍幹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
祐二年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遷隆安府治中賜銀百
兩重幣六端遙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
同知上京留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遼東

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
移刺都與上京行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賣隆安戰馬
造銀牌睚眦殺人已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
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
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
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
御史臺奏移刺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
禁書指斥鑿輿使親軍守門護衛押宿擬前後衛仗婢
妾効內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阿不罕斜不失鞠
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與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
不足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
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與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
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幹勒合
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
之道哉

金史卷一百四終

